斠补隅录

一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斠補隅錄

（一）

蔣光煦輯校

本館據涉聞梓舊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斠補隅錄

斠補隅錄目錄

尚書全解
爾雅
續通鑑
東漢會要
吳越春秋
錢塘遺事
宣和高麗圖經
管子
荀子
意林
西陽雜俎
唐摭言

斠補隅錄　日錄

蘆浦筆記

陳后山集

尚書全解卷二十四

宋　林之奇撰

多方

惟五月丁亥，王來自奄，至于宗周。周公曰：王若曰：猷！告爾四國多方。惟爾殷侯尹民，我惟大降爾命，爾罔不知。洪惟圖天之命，弗永寅念于祀。惟帝降格于夏，有夏誕厥逸，不肯慼言于民，乃大淫昏，不克終日勤于帝之迪，乃爾攸聞。厥圖帝之命，不克開于民之麗，乃大降罰，崇亂有夏，因甲于內亂，不克靈承于旅，罔不惟進之恭，洪舒于民，亦惟有夏之民，叨�holding曰欽，劓割夏邑。天惟時求民主，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，刑殄有夏。惟天不畀純，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，不克永于多享。惟夏之恭多士，大不克明保享于民，乃胥惟虐于民，至于百為，大不克開，乃惟成湯，克以爾多方簡伐夏，作民主，愼厥麗，乃勸，厥民刑用勸，以至于帝乙，罔不明德愼罰，亦克用勸，要囚殄戮多罪，亦克用勸，開釋無辜，亦克用勸，今至于爾辟，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。

奄，卽淮夷也。上篇逸書之序，皆言踐奄，則是成王之東伐淮夷，所滅者奄也。而下篇周官之序，遂言滅淮夷，以是知奄卽淮夷之一種，繼而言之，則謂之淮夷，別其國名則曰奄，考之春秋，赤狄之有潞氏甲

氏留氏。舒之有舒蓼舒鳩。正如淮夷之有奄也。當成王初卽位。周公之攝政。奄蓋嘗與武庚三叔興兵。以共爲唇齒。而間王室矣。觀大誥序言三監及淮夷叛。而多士有曰。昔朕來自奄。予大降爾四國民命。則知當時所謂淮夷叛者卽奄也。今成王既卽政。而奄又叛焉。蓋周自文武興於西土。而化行於南。故西夷最先服。而東夷之服爲最後。是以武王牧野之戰。方與紂決勝負於行陣之間。而西南夷之邦。所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者。已皆作使。而成王之卽政。天下已太平矣。東夷之奄猶興兵以叛也。當周公之攝政。則奄之叛也。周公征之。及成王之卽政。則奄之叛也。成王征之。成王之征之也。以其恃遠不賓。故屢叛命。既討平之。則遷其君而居於蒲姑。蒲姑齊地也。使之密邇中國。以教化之故也。既自奄而歸。在於宗周之鎬京。諸侯皆來朝會。周公稱王命。以誥庶邦之諸侯。故作此篇。蓋當周公之攝也。淮夷以武庚有興復之志。三叔有流言之惡。遂與之相挺以爲亂。周公雖討平之。而以殷之頑民。遷於成周。然當淮夷之再叛。殷人不能無覬覦之心。故作此篇以告之。言桀紂之所以亡。商周之所以興。明天命之不可不畏。汝當遷善遠罪。毋懷反側。以自速罪戾也。蓋此篇與多士之意同。然多士之所誥者。殷之頑民。而此篇之所誥者。併於多方諸侯。唐孔氏曰。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卽位。新封建者甚少。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。其心未服周家。由是奄君重叛。今因滅奄新歸。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。欲令其無二心也。語雖普告天下。意在殷之舊國。此說是也。五月丁亥。先儒以爲歸政明年之五月。按多士之發首。

日惟三月。先儒以爲致政明年之三月。然周公既成洛邑而後歸政。洛邑之營。以攝政七年之三月。而歸政在其十二月。則以明年三月。遷殷頑民於成周。其年月有所考。按此篇有曰。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。我監者。卽所謂監我士師工也。周公歸政以後。監我士師工。既臣於我。監五祀則非明年之五月矣。世代遼遠。不可得而考也。先儒又言淮夷奄叛。魯征淮夷。作費誓。王親征。奄滅其國。則是以魯之征淮夷。與成王踐奄同時。此非也。蓋先儒既以周公歸政而命公之後。封伯禽於魯。故以魯征淮夷。爲在歸政之明年。按伯禽之封於魯久矣。非在周公歸政之日也。世家曰。伯禽卽位之後。有管蔡等及淮夷徐戎亦並興。伯禽率師伐之於費。作費誓。由此觀之。則魯之征淮夷。不與成王之踐奄同時。先儒之言非也。王來自奄。至於宗周。卽序曰。成王歸自奄。在宗周也。宗周鎬京也。詩云。赫赫宗周。褒姒滅之。皆指鎬京而言。周公曰。王若曰。周公以王命告也。漢孔氏曰。稱周公以別王自告。唐孔氏曰。王肅云。周公攝政。稱成王之命以告。及還政。稱王曰。嫌爲成王辭。故加周公以明之。然多士之篇。王若曰之上。不加周公曰者。以彼上自云。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。是周公故也。此說皆是。猷者發語之辭。先儒曰。順大道告四方。若字在曰之上。猷字在曰之下。而以若爲順。以猷爲道。言順大道其說鑿矣。此蓋將以告四國多方之諸侯。故發語而有此言也。殷侯尹民。言殷之諸侯正民者。唐孔氏所謂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者也。既言告爾四國多方。而又特言殷侯尹民。唐孔氏所謂語雖普告天下。意在殷之舊國是也。我惟

大降爾命。所謂成王既黜殷命也。蓋紂雖滅。而武庚尚封於商之故都。則殷命未降。及武庚以叛見殺。殷之故都無復湯之子孫。是爲大降爾命也。我之所以大降爾命者。蓋以武庚忘我周之大德。而違其不軌之謀。故不得已而誅之。此乃爾之所親覩。爾無不知之也。意謂武庚之亡。乃天之命。爾當備知之矣。於是以桀紂之所以失天下者。委曲以訓之。以見夫廢興存亡皆有天命。而天之所以予奪者。又皆係其君之如何耳。不可以僥倖求也。此惟圖天之命謂桀也。言桀大惟謀天之命。欲天之永顧於我。及家桀雖有圖天之志。而不知所以圖天之道。故不能長敬念祭祀之事。嘗考之詩。如曰卬盛于豆云云。以迄于今。蓋先王之於祭禮。內盡其誠。外盡其物。洋洋乎如鬼神之在其上。在左右。故天錫之以福。而萬世不絕。三百篇之中。其歌咏福壽之綿長。未有不自於祭祀。桀欲圖天之命。而不敬念祭祀之事。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。桀雖不能敬念祀事。而天猶降格而向之。誥告警戒。欲扶持而安全之。桀則不知天戒之可畏。大爲逸豫。不肯爲憂民之言。夫有憂民之言。未必有憂民之心。桀尚不肯爲憂民之言。則無憂民之心可知矣。乃大爲淫昏之行。於天之道。不能勸勉於終日之間。欲其終日且不可得。況於朞月乎。況於終身乎。迪道也。天之道者。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也。此皆爾之所聞。蓋武庚之事。則爾殷侯見而知之。故曰爾罔不知桀之事。則爾殷侯聞而知之。故曰乃爾攸聞也。麗。先儒作平聲。讀施也。謂所施政教。不若只作如字讀。薛氏曰。麗與離麗也之麗同。陳少南曰。麗附也。皆是也。夫天視自我民視。天聽

自我民聽。民之所謂。天未有不眷之也。民之所去。天未有不釋之也。桀不明於民之所以附。則其德無以得民心。其何以得天之心乎。乃欲圖帝之命。其可哉。蓋有得天之道。雖無求於天。而福壽自至。無得天之道。則雖汲汲以圖之。天豈可以圖而得哉。而說者亦以圖天之命。圖帝之命。曰天曰帝。從而分之。分別亦鑿也。既不能明民之所以附。故乃大降刑罰以斬艾其民。是崇亂於有夏也。崇亂者猶言長惡也。甲始也。言桀之亂自內而始也。夫言天下之治者。自身修而後家齊。家齊而後國治。國治而後天下平。及其亂也亦然。蓋亦自身而及家。自家而及國。自國而及天下。故其始在內也。旅衆也。舒惰也。盤庚曰。古我前后。罔不惟民之承。論語曰。使民如承大祭。民雖卑弱。不可以不善承之也。五子之歌曰。皇祖有訓。民可近不可下。爲人上者。奈何不敬。要之所以訓其子孫。惟以民之所係者重。不可不敬也。桀不能善承於衆。則其不遵祖訓甚矣。桀之不能善承於衆。則罔大進於恭德。而惟大惰於臨民。則其恭德何以大進。恭德不大進。則安能善承於衆乎。惟是有夏之民。囂囂者。忿懥者。加欽崇而尊用之。與之剿割夏邑。剿割者。言其戕賊之政如剿割然也。囂囂者。則必厚賦重斂。以傷民之財。忿懥者。則必嚴刑峻法。以殘民之命。此其所以爲剿割夏邑也。蓋桀之所以肆其虐政者。非獨一人也。其左右前後。無非小人。故其虐政淫於天下。則斯民不自聊生。必將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。故天於是鑒萬方而求爲民主者也。天之愛民甚矣。必不使一人肆於民上。棄天地之性以從其淫。其時惟湯之一德。可以享天心。

故天降明美之命於湯。使王天下。而刑絕有夏。使不得保其社稷也。惟天不畀純。言天之不與桀者。大矣。純與天維純佑命事雖異。而意則同。天之所以不畀桀者。蓋桀不能以四方之義民。長久以多享國祚也。夫義民者。用之則安富尊榮。以享緜長之壽。桀雖有義民而不能用。故亦不克享國。惟夏所恭敬之多士。大不能明保享於民之道。蓋夏之多上貪饕忿懥。豈能明此哉。保享於民。謂安民而以之享國長久也。義民則明於保享之道。饕懥是用。則宜其不永矣。此多士者。惟相與爲虐。以毒斯民。凡百所爲。大不能明。故成湯以是時而興。乃以天於多方簡求可以代夏者。惟湯上當天意。故代夏而作民主。湯之所以能作民主者。蓋以湯謹其民之所附者。以推之於民。故民莫不皆勸。既有以使民之附矣。雖其民之陷於刑者。亦不以爲怨。皆用勸也。自成湯以後。至于帝乙。無不明德而謹罰。而民亦皆用勸。夫明德者。固所以使民勸。至於刑罰。豈亦使之勸哉。蓋先王之於刑罰。謹而行之。出於不得已。故刑一人而天下莫不洗心滌慮。以遷於善。故其刑罰之行。察其要辭。以其罪而殄戮之。以其無辜而開赦之。無有不勸者矣。今至於爾君紂。則不能率乃祖之所行。故不能以爾多方。而享天之命。蓋德之不修。則雖有多方而不克享。德之修。則雖七十里而可以王也。維紂之所以至於滅亡者。無非自取之也。爾多方其可以有他志哉。無逸論中宗高宗祖甲享國之永。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。不知稼穡之艱難。亦罔或克壽。或十年。或七八年。或五六年。或三四年。其言商之賢君。惟三宗而已。則其餘無非辟王也。多士則曰。

成湯至于帝乙。罔不明德恤祀。多方則曰。自成湯至于帝乙。罔不明德慎罰。則是由紂以前。無非賢王也。蓋與成王言則責其難。不如三宗之享國不足稱也。與商民言。則樂道前王之善。苟能克紹成湯之基緒。而不至失墜者。皆可稱也。讀書者。苟不以意逆志。則是周公之言自相違背。不足以爲萬世之訓矣。

嗚呼。王若曰。誥告爾多方。非天庸釋有夏。非天庸釋有殷。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。圖天之命。屑有辭。乃惟有夏圖厥政。不集于享。天降時喪。有邦間之。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。圖厥政不蠲烝。天惟降時喪。惟聖罔念作狂。惟狂克念作聖。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。誕作民主。罔可念聽。天惟求爾多方。大動以威。開厥顧天。惟爾多方罔堪顧之。惟我周王。靈承于旅。克堪用德。惟典神天。天惟式教。我用休簡畀殷命。尹爾多方。今我曷敢多誥。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。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。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。享天之命。今爾尙宅爾宅。畋爾田。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。爾乃迪屢不靜。爾心未愛。爾乃不大宅天命。爾乃屑播天命。爾乃自作不典。圖忱于正。我惟時其教告之。我惟時其戰要囚之。至于再。至于三。乃有不用我降爾命。我乃其大罰殛之。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。乃惟爾自速辜。

此篇陳桀紂之所以失天下。商周之所以得天下。以誥多方之諸侯。意謂天之所奪。非人力之所能支。天之所予。非人力之所能移。而所以或予或奪者。又係其德不德何如耳。汝多方諸侯。當謹於奉上以

順天命。不可以有他志也。前既言桀之失德。而天命湯以伐夏。作民主。卽繼之以紂之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。而紂之所以陰厥命。周之所以受厥命。詳言其所以然之故。使多方諸侯。知天之棄商而不可復興。則自此以下是也。言天之喪夏。非天有意以用釋之也。桀自取之耳。其喪殷也。亦非天有意以用釋之也。亦紂自取之耳。蓋謙遜敬慤。天表之應。應之以福。驕溢靡麗。天表之應。應之以禍。桀紂貴爲天子。富有天下。纂數百年之基緒。而乃喪國亡身。覆宗絕祀者。其於禍敗。蓋自己求之。天但應之而已。故天之所以釋有殷者。乃以爾之君。以此多方之衆。而欲謀天之命。使其永眷顧於我殷家。緜緜延延歷千萬年而不絕。而乃有淫佚之行。此豈可以謀天命哉。夫既奄有多方之衆。則是天命未改。使其能懷戒謹之心。以修厥德。則雖不切切然以謀天命。蓋未艾也。既大爲淫佚矣。則雖欲以多方而圖天之命。多方豈可以常有。而天命豈可以圖而得哉。大爲淫佚。固不可以圖天之命。而乃屑屑有辭。此又尤天之所怒也。說文曰。屑動作切切也。言其動作屑屑然而皆爲之辭說。以自解釋也。王嘉曰。動民以行不以言。應天以實不以文。下民細微。猶不可詐。況上天神明而可欺哉。夫淫者固非所以得天。而屑有辭者。又益禍而促亡也。史記言紂資辯捷疾。智足以拒諫。言足以飾非。而武王數其罪。亦曰謂已有天命。謂敬不足行。謂祭無益。謂暴無傷。祖伊以西伯戡黎之故。奔告於紂。紂則曰。我生不有命在天。則其屑有辭。紂蓋優爲之也。雖則有辭。自欺可也。天其可欺乎。桀之矯誣上天。紂之屑有辭。自古亂亡之君。

若出一轍也。不集於享。卽上文不克永于多享。大不克明保享于民。言其享國之效。於此不遂矣。有夏之圖其政。而乃不集于享。則其政暴虐不足以得心故也。故天降是喪亡以禍之。然天之喪亡也。必假手於人。故湯自有邦諸侯間而取之也。夫社稷無常奉。君臣無常位。自古已然。桀有天下。而不知所以保天下之道。則湯自一邦而聞之何者。天子諸侯無常位也。然湯亦豈有意於開夏哉。蓋天之命爾。前既言紂之失德。此復言之者。將極陳紂之喪亡。以明周之當有天下。故略舉湯之代夏。以明周之代殷。亦然也。商之後王紂。不思帝乙以前明德愼罰。以克保成湯之基緒。而不至失墜。乃惟沈湎惟淫佚是務。以逸於逸焉。逸厥逸者。甚言其逸若醇乎醇之謂也。其圖厥政也。則惟磏德之彰聞而其不潔也。久矣。故天降是喪亡以禍之。紂之圖厥政而不潔。是亦桀之圖厥政。而不集於享。天之所以皆降時喪也。蠲潔也。烝久也。毛氏傳曰。烝眞也。而鄭箋爲久古者聲眞塡塵同。正義曰。傳訓烝眞也。故轉眞爲久。而釋詁塵久也。乃作塵字。故箋辨之。古者眞塡塵三字音同。可假借而用之故也。天惟五年須暇之。則其不蠲也久矣。惟聖罔念作狂。惟狂克念作聖。此言天之所以須暇商之子孫也。夫聖之與狂。其相去不啻千萬里之遠。而聖乃可以作狂。狂乃可以作聖者。特在念不念之間耳。書曰。思曰睿。睿作聖。孟子曰。心之官則思。思則得之。不思則不得也。以是知念不念之間。聖狂之所以分也。苟其質之聖矣。自恃其聖而不之思。則日復一日。天命之性益就彫喪。其作狂也何有。苟其質狂矣。自恥其狂而思之。日復一

日。天命之性。忽然而復。其作聖也。何有。惟不念耳。如太甲之初立。不明乎德。欲敗度。縱敗禮。以速戾于厥躬。豈啻狂而已哉。及伊尹放之於桐。致之憂患之地。而發其憤悱之思。遂能處仁遷義。爲商太宗。周公作無逸之書。以戒成王。以之與文王並列。爲迪哲之君。自視未放於桐之前。相去豈不甚遠。以太甲觀之。則狂而克念者。其作聖可必也。故紂無道。而天猶寬以待之。至于五年。罪惡貫盈。不自悛革。而後降喪亡者。欲其自狂而克念以作聖也。則天之仁愛於紂。欲扶持而安全之。豈不至哉。夫以紂之淫酗肆虐。武王有應天順人之志。而猶寬以待之。冀其改過者。武王忠厚之心也。而以爲天者。武王之所以爲天實使之也。須待也。暇寬也。須暇者待之以寬也。須暇之子孫。謂湯之子孫。蓋指紂也。五年者。先儒謂服喪三年。還師二年。蘇氏亦從此說。夫觀兵之說。予於泰誓已辨之詳矣。泰誓序言。惟十有一年。武王伐殷。蓋武王卽位之十一年。若從先儒之說。則是卽位之五年克殷也。此所謂五年。正猶武成之所謂九年也。武成之所謂九年者。意者文王未崩之前九年。蓋亦以紂之惡可伐而不忍伐之故。大統未集也。此所謂五年者。意者武王未克紂之前五年。蓋亦以紂之罪惡爲可伐。而猶冀其改過。故須暇之也。由是觀之。周之伐殷。豈得已而不已哉。晉武帝以孫皓淫暴。有問罪之志。其臣羊祜則曰。孫皓暴虐已甚。於今可不戰而克。若皓不幸而沒。吳人更立令主。雖有百萬之衆。長江未可窺也。王濬則曰。孫皓荒淫。宜速征伐。若一旦皓死。更立賢主。則強敵也。此言正春秋時晉伯宗所謂後之人。或者將敬奉德

義。以事神人。而申固其命。若之何待之也。蓋其意以區區之仁義。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。晉武帝之心則惟恐吳之有賢王。而我不得以逞其欲。武王之心。則惟恐紂之不能改過。人之度量相遠。一至於此。不觀於晉武。無以知武王之爲至德也。武王寬以待之五年矣。而紂是以爲我大作民主矣。何所慮哉。故其言行無可念聽者。誕作民主。卽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也。董仲舒曰。晏然自謂如日在天。正此也。紂既無可念聽。故天求爾多方諸侯之賢者。俾之伐殷。大動以威。而開其能顧天。則命集之矣。顧與顧諟天之明命之顧同。言其起居動作未嘗忘之。若上帝之在其左右也。大動以威者。李博士曰。天之釋商。豈得已哉。大動以威。則非小變也。是也。開者天誘其衷也。天求其能顧天者。而爾多方諸侯。無有一邦可以堪顧天之道者。言皆不能勝其任也。其時惟我周王。知民之爲貴。而善承于衆。不敢忽慢。能堪于用德。以治天下。可以爲天地社稷宗廟鬼神之主。故天用教我周以用休。而使膺受多福。商擇於多方而以殷之命與之。爲多方之君也。王博士曰。天教周王以用休。猶所謂天誘其衷也。是也。卽上所謂開桀之失德也。天監于萬方。眷求一德。俾作神主。而湯以一德之故。乃受天命。以有九有之師。紂之失德也。天求爾多方。開厥顧天。而武王以用德之故。乃畀殷命。以尹爾多方。由此觀之。則湯武之事。豈得已而不已哉。蓋適當天心之所眷顧。故不得不以征伐爲己任也。使桀紂能守其祖宗之基緒。則我豈間而取之哉。使多方之諸侯。其德有可以當天意者。則天命必不舍彼而私於我也。惟殷周之廢興。皆

有天命。則我今豈敢惟務諄諄然以此多告汝哉。我之大降管蔡霍奄之四國民命而黜之者。惟其自作孽而已。爾當戒之。何不以誠信之道。優游寧容。寬而行之於爾多方。四國之所以至於降其命者。惟其不信故也。爾何不爲我周王之夾輔。介助贊襄其君。以至于治。以享天之命。今爾雖殷之諸侯。而尙得以居爾之居。畋爾之田。是汝不失其舊物。即我於爾非無恩也。爾何不順王而廣天之命乎。它爾它畋爾田。諸多方諸侯。奄有其宮之封疆。食其舊之田畝也。熙廣也。今汝乃怙過不悛。我所以順迪汝者。既矣。而猶未能安靜以順上之命。則以爾心未仁故也。爾苟有仁心。則能居易以俟命矣。其有不靜乎。爾乃不大定於天之命。而有覬覦反側之慮。則是爾乃動作切切然以播蕩天命。是爾自作不當之事。我將誅爾之信于正道。故惟以言語教告汝使汝曉然知善之可爲。而不善之不可爲。教告之而不從。則我惟要囚於汝以戰恐之。使汝有畏而後遷善遠罪也。至于再至于三。則汝宜知過矣。而乃猶不服我訓爾四國民命之事。則是汝怙終而不順其上。我則以大罰而殺汝也。非我一人所持之德。不使爾康寧。故使爾陷于刑戮。乃爾之自召其罪也。夫多方之諸侯迪之之歷。而猶不靜。至於屑播天命。使周不以教告而徐譬之。遽納之於刑。則是周之秉德不康寧也。苟教告而不從。即要囚之。要囚之而又不服。此豈可置而不問哉。故必至於大罰殛之而後已。今爾多方諸侯。苟能夾介周王而它天之命。則雖要囚猶可以免。而況於大罰殛乎。故以此言誘而進之。使之有所愧。亦有所畏而後無他慮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猷告爾有多方士。暨殷多士。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。越惟有胥伯。小大多正。爾罔不克臬。自作不和。爾惟和哉。爾室不睦。爾惟和哉。爾邑克明。爾惟克勤乃事。爾尙不忌于凶德。亦則以穆穆在乃位。克閱于乃邑謀介。爾乃自時洛邑。尙永力畋爾田。天惟畀矜爾。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。迪簡在王庭。尙爾事有服在大僚。王曰。嗚呼多士。爾不克勸忱我命。爾亦則惟不克享。凡民惟曰不享。爾乃惟逸惟頗。大遠王命。則惟爾多方。探天之威。我則致天之罰。離逖爾土。王曰。我不惟多誥。我惟祇告爾命。又曰。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。則無我怨。

自此以上。皆是徧告爾多方之殷侯。欲其安於天命。而不可以懷反側之心。以僥倖天下之有變。自此以下。又所以戒勅殷之遺多士也。殷多士者。卽自衞之故都。遷於成周。以密邇王室者。觀此以下文言。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。則此所語正指殷之多士。而乃曰告爾四方多士。正如康誥之篇。正語康叔。而曰大誥侯甸男邦采衞也。唐孔氏曰。因告四方諸侯。遂告成周之人。徧使諸侯知之是也。武王之滅殷。而封武庚於其故都也。則使三叔監之。三叔阮挾武庚以叛。而周以殷之多士遷於成周。使密邇王室。適當周公之歸政。故使周公爲之監焉。所謂監我士師工是也。我命周公監汝多士。而汝多士奔走不倦。以臣事於我所立之監者。於今五年矣。商曰祀。周曰年。成王云祀者。以其誥殷多士故也。先儒以五祀爲五年。無過則還本土。蓋先儒以此篇之作。在於成王卽政之明年五月。則未有五祀之期。故其說

不得不如此。唐孔氏遂從而爲之說曰。五年再閏。天道有成。如期以五年。無過則得還本土。以民性重遷。設期以誘之。其支離一至於此。先儒於多士篇。亦曰。庶幾還有此本土。又曰。由洛修善得本土。有幹有年。夫周公既遷殷頑民。而又欲使之還本土。此事無所經見。多士曰。爾厥有幹有年於茲洛。此篇曰。乃自時洛邑。尙永力畋爾田。曰有年。曰永力。皆謂其能遷善遠罪。則其子子孫孫永居洛邑而不絕。不然則離逖爾土矣。尙安得有年乎。安得永力乎。經以爲有年于茲洛。洛邑永力。則必無還本土之言。先儒之說。蓋臆見也。肯相也。伯長也。謂於汝多士之中爲之長者。是相長也。正亦衆官之長。或小或大。皆有其長。故曰多正。顧民以相長事。卽小大衆正官之人是也。爾之臣。於我監既五年矣。於惟有相長以爲小大之正者。當爲多士之表率。爾無不能守法也。其有身而驕淫矜誇。自作其不和者。爾小大多正。亦當有以和之也。其於有家而乖爭陵犯。自作其不睦者。爾小大多正亦當有以和之也。爾邑者。總謂成周之地。所遷之頑民。一邑之內也。自作不和。則失其所以修身之道。爾室不睦。則失其所以齊家之道。而爲之長者。又無以和之。使其德歸厚。則爾邑何自而清明哉。惟其不和不睦者。有以和之。使其易直子諒之心。油然而生。而鄙詐慢易之氣。不可得而入。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。此爾邑之所以明也。爾邑之明。是爾之能勤於事也。夫吉人爲善。惟日不足。凶人爲不善。亦惟日不足。而好善惡惡者。天下之常情也。則凶德者。蓋人之所忌惡焉。夫自作不和。爾室不睦。皆凶德也。爾能去其不睦之習。而反之於善。

則不以凶德而見忌。故曰不忘於凶德也。爾之能勤于事。則爾庶幾不以凶德而見忌。亦則以和而在位也。穆穆和也。和則無凶德矣。修身而身以和。齊家而家以和。夫何凶德之有。我能閎視爾邑。而謀助於爾。則自此洛邑庶幾永遠致力以享其土田之奉焉。考之王制。天子之田方千里。公侯田百里。伯七十里。子男五十里。至於天子之公卿大夫士。以及諸侯之臣。其土田皆有等差。故此篇上言畋爾田。謂諸侯之所有者也。此言畋爾田。謂多士之所有者也。天惟畀矜爾者。言爾能以和而在位。則天當有以畀汝憐汝也。天既畀矜於爾。則我周亦當有大助爾。大賚爾。我周之所爲。視天而已矣。然天之畀矜。我周之大賚者。蓋於汝多士迪而進之。簡而擇之。使在王庭。庶幾有服行爾事。而在於大僚者。蓋既迪之簡之。故其才德可以處大僚之任者。則使之服行爾事也。自古人君之革命建國。與夫撫平僭叛者。豈以其所用之人概不足取哉。蓋亦擇其可用者而用之。不以彼此而有分別也。光武之平公孫述。述將有才幹者。皆擢用之。曹操之滅袁氏。多辟青冀幽幷名士以爲掾屬。其破荊州。條品州人優劣。皆擢而用之。劉備之降劉璋。董和等璋之所授用也。吳懿等璋之姻親也。彭羕璋之所擯棄也。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。皆處顯任。盡其器能。蓋用人之道。惟其賢而用之。彼之臣耶。賢則用之。吾之臣耶。賢則用之。周於殷之多士。而未嘗迪簡之者。不賢故也。其賢則雖大僚亦將使之服行爾事。而況其下乎。故周以此誘之。使之遷善也。成王又謂爾多士。苟不能更相勸勉。以信用我之命。爾亦則不能奉上矣。夫我之所

以命汝者。優游饜飫。丁寧委曲。欲其心曉然知趨舍之塗。豈欺汝哉。爾以我之命爲信。然而相率以蹈行之。則奉上之道得矣。不克勸忱我命。則是不克享也。爾不克享。則凡民化之。亦皆無奉上之心矣。乃爾惟逸豫。惟頗僻。自暴自棄。以歸於小人之域。夫逸豫頗僻者。豈天所以命之之意哉。則是爾大廢王命。而不能奉承之也。大廢王命。則天之威將加於汝。汝之於天之威。乃自取之也。故曰。探天之威。夫天之於人也。其災祥禍福。豈有所擇哉。在人者於已取之而已矣。天之畀矜。非天私予之也。以爾多士之穆穆在位故也。天之威。非天偏疾之也。以爾多士之大遠王命故也。無不自已求之者也。爾既有以取天之威。則我奉天之罰而致之於汝。離逖爾士而遠徙之矣。夫以殷之多士。預於武庚之亂。以開王室。武庚既誅。則其黨姦同惡之人。雖不可以盡誅。亦當投諸四裔。以禦魑魅。然後爲經後患。周則不然。不忍以不教之。而致天之罰。故不徙不徙之遠方。而乃遷之成周。以自近焉。既遷成周矣。而猶不率教。則必將使爾離遠於爾之本土。而移之遐裔也。然其移之於遠也。豈成周之私意哉。有德者天之所命。人君則制爲五服以章之。凡以助天而已。有罪者天之所討。人君則制爲五刑以用之。亦以助天而已。故爾多士之穆穆有位。則天所畀矜。周之介賚。以助天之畀矜也。大遠王命。則天之所罰。周之離逖。以助天之罰也。天之賞罰。非假手於人則不成故也。言豈惟譊譊然以多誥於汝哉。我之所命汝者。皆致敬而告於爾。我以敬告爾。其可以不敬受哉。又曰者。陳少南曰承上文而言之也。是也。我敬告爾以命者。

惟欲我之和而已。苟不能敬受。則是爾之初已不能敬於和之道。離逖爾土之罰。自此而降矣。皆爾有以取之。爾無我怨也。殷於夏之遺士。迪之簡之。而列于百官。周之於殷不然。殷士以爲怨也。而況於離爾土乎。然我之予奪皆本於天。之予奪皆本於爾多士不可不自反也。以爲怨則非也。畢命曰。昔周公旦殷頑民。遷於洛邑。密邇王室。式化厥訓。多士實此篇皆訓之之辭。此其所以化也。殷周俱征伐得天下。殷既革夏。邦家輯寧。身致太平。雖太甲弗庸。伊放放之于桐。攝政三年。而下不變。及武王克商。未變周公相成王。而管蔡挾武庚以叛。殷人響應。周公討而平之。遷其頑民於成周。便密邇王室。成王卽政。而奄又作亂。殷人不無覬覦之心。周公用作此篇以誥之者。蓋桀雖不道。惟滅德作威以殘害于百姓。湯舉大義而伐之。東征西怨。南征北怨。攸徂之民。室家相慶曰。後我后。后來無罰。惟桀之民困於虐政。無與樂其惡者。其望成湯。若大旱之於雲霓。此所以身致太平。至紂之罪。則浮於桀矣。觀畢命曰。商俗靡靡。利口惟賢。餘風未殄。惟利口之俗。至於康王歷五十餘年。而尙未殄。以此見紂於其民。不惟肆其威虐。而其智術機巧。又有以漸漬商民之心術。使與之同惡相濟。以毒萬方。書之所載。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。以爲大夫卿士。又曰。爲天下逋逃主。萃淵藪。又曰。紂有臣億萬。至於牧野之戰。所率以抗武王之師者。其會如林。紂雖滅。而其餘民甚衆。既其心術不變於紂之惡。此其所以迪屢不靜。歷數世而餘風未殄也。向非有多士多方之篇明言利害以曉譬之。而又以周公君陳畢公爲之師長其爲患可

勝言哉

爾雅南昌本校勘記訂補　許光清校

爾雅序。元十行本。顧刻。嘉靖吳元恭本同。藏刻雪牕書院本作註爾雅序。

郭璞撰。南昌本無。雪牕本同。十行本有此三字。吳本作晉郭璞撰。

自序。雪牕本二字在序末。各本無。

爾雅疏敍。十行本作爾雅注疏序。雪牕本吳本無。邢序按單注本不當有邢序。十行亦單注本有之何也。

洺州。十行本洛。

凡一十卷。十行本無此句。

郭璞注。十行本晉郭璞註。吳本晉郭璞注。

釋詁第一。釋言第二。釋訓第三。釋親第四。此卷上之總目。南昌本無之。以分十卷也。十行本亦無。以分二卷。上卷至釋地第九也。雪牕本吳本皆有。嚴元照爾雅匡名云。石經有此

釋詁第一。十行本下二格。雪牕本下一格。餘倣此。

又曰胡不承權輿。十行本作盱嗟乎不承權輿。

俶昌叔反。雪牕本昌叔反。案當有反字。南昌本誤。十行本吳本均不載釋文。十行本卷末有音釋。但注昌叔二字於俶字下。蓋其體例通下標反切字及音字也。今處處經典釋文作尺叔反。後倣反字不具載。

湯孫奏假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通假。案此釋京上之假。非釋丕上之假。依據誤本爲之曲說。非是。

劉義未聞。十行本劉。南昌本校經文而未及注。故詳之。

亡江切。蒲板切。之日切。雪牕本切並作反。案釋文皆作反。南昌本誤。以後並同不具載。

遂撫大東。十行本遂荒大東。

昨雷切。雪牕本作雷反。

餘皆常語。雪牕本無餘字。

般盤樂洛。雪牕本般音盤。樂音洛。案釋文皆有音字。南昌本所據蓋用音釋者。盧刻般蒲安反。後不具載。

亶丁簡切。雪牕本丁但反。盧刻同。

放五報反。南昌本無。雪牕本有此四字。盧刻同。

粵石經作粵。

那猶今人云。十行本今作令。

敔音圉。雪牕本音圉。盧刻古答反。

耋胡臘切。雪牕本胡獵反。

讐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讎。

丹朱憑身以儀之。雠猶儔也。雪牕本丹朱馮身儀之無以字。下重雠字。

娩普計切。雪牕本譜計反。

隕于閔切。雪牕本丁閔反。

禧。石經作禧。嚴可均石經校文云。从衣者字書無此字。

謂案也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案地。

功。十行本攻。

皆曰勉強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皆自勉強。

台音怡下同。雪牕本下並同。唐刻孫羊而反。下同。

魯詩曰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曰並云。

罄空單罄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作單罄。

頑欺冀切。雪牕本紀力反。

㪷阬阬。十行本㪷阬坑。

阬阬謂阬壍也。十行本阬坑謂阬壍也。

便謂之馬疾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便爲之馬病。案南昌本作謂云。訂正而病作疾。則其誤。故記中亦作病。

癉丁賀反。南昌本無。雪牕本有盧刻同。

哀我癉人。十行本憚人。

怒如調饑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調飢。案饑穀不熟。南昌本誤。

煠而善切。雪牕本而漢反。

埤音裨。雪牕本音脾。盧刻又音婢。

逸書曰釗我周王。十行本無逸字案疏釋逸字。

行或尼之。十行本行作止。案疏辨行字。

質爾民人。十行本人民。

年穀不登。十行本年數。

孫叔然字別爲義矣矣。十行本無此九字。雪牕本字作旨。

儀表亦體榦也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無也字。十行本榦作幹。

騷也。雪牕本作蓑也。

音兔罝。十行本音嗟。

皆稽久。雪牕本皆稽久也。

隲音質。雪牕本音只。盧刻之實反。又音陟。

抾。雪牕本掞。

絜清。十行本雪牕本潔清。

召伯所稅。十行本稅作說。

隸詞戒切。雪牕本詞誠反。

娠音振。雪牕本音辰。

覛。雪牕本顧。

渾故本切。雪牕本扶本反。盧刻胡本反。

捷也。十行本無也字。

以我剉耜。十行本覃耜。

儴音穰。雪牕本音攘。

故皆爲臻至也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故皆爲臻臻至也。

付新死者於祖廟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無者字。

妥他可切。雪牕本他回反盧刻同。

嗣先公爾酋矣。十行本似先公酋矣。

釋言第二。

格爾來衆庶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皆無來字。

疑者亦止。十行本作休者。

靡符佛切。雪牕本符沸反。盧刻同。

圮彼美反。雪牕本皮美反。盧刻同。

撫救撫也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皆作憮救撫也。南昌本誤。

撫愛撫也。十行本雪牕本皆作憮愛撫也。

亟虛記切。雪牕本墟記反。盧刻同。

差初加切。雪牕本差音初。

漸卽隨切。雪牕本劑。从斤誤。

媵以正切。雪牕本以證反。盧刻同。

鞫究。雪牕本鞫作鞠。

皆所以約勤謹戒衆。吳本約勤。

琛敷金切。雪牕本敕金反。盧刻同。

倜好也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皆作稱好也。

物倜人意亦爲好。各本倜作稱。

幼穉者冥昧。各本穉作稚。

燒燎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謂燒燎。

水中鄮筏。十行本無筏字。

分符閩反。南昌本閩。雪牕本有此四字。盧刻同。并云注同。

天之方憐音聲。十行本無音聲。

謂聲音。十行本音聲。

眕。雪牕本作珍。

浚獵。雪牕本倭獵。

囂丘力切。雪牕本闕五乃反。盧刻同。

諄也。雪牕本譌注同。

相于寤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相干寤。

顅了浹切。雪牕本丁佞反。盧刻同。

猷來無棄。十行本猷作猶。

詩曰小戎俴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小戎俴收。

寔。石經作實。

謂逃去。雪牕本逃亡。

卻偃。十行本仰偃。

謂瀆敗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謂瀆敗。南昌本誤。

尹正也。十行本君正也。

相怨狠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相怨恨。

謂隋慢。大雅烝民云夙夜匪懈。十行本作注。南昌本作疏。上句作謂怠慢也。

謂寬緩。十行本作遲緩宣緩也注。

饘之然反．雪牕本止此四字．盧刻同．南昌本闕．

小跪．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小跽．盧刻同．

靦他典反．雪牕本和．盧刻同．南昌本闕．

芾音貝．雪牕本作芾非潰反．盧刻作芳味反．又方蓋反．

狃怏復爲．十行本狃伏．雪牕本狃恍．吳本狃怏．案校勘記引雪牕本作怏．似臧刻誤．

縉繩也．雪牕本縉綱也．

釋訓第三．

靡靡．十行本作糜．

慅慅．雪牕本慅音騷．盧刻郭騷草蕭三音．

翟居其反。雩聰本居具反。

僑嬌人反。雩聰本憍居高反。盧刻憍九苗反。

道人行者之德望。十行本雩聰本吳本並作行人者。

丁丁砍木聲。十行本雩聰本吳本並作斫木。

恨十失也。十行本自失。

謔虐各反。謔子尔反。雩聰本有。盧刻同。

惟逑鞠也。十行本悸作推鞫作鞠。

德音清泠。十行本泠作冷。

所以結好媛。雩聰本結爲媛。

謂慰卹也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慰恤。

無或僞張爲幻。十行本無或晉詩張爲幻。

釋親第四。

書曰聿嬪于京。十行本詩曰曰嬪于京。雪牕本吳本並詩曰。

如王者尊之。十行本吳本加王者尊之。雪牕本加王者尊之也。

同姓之親無服屬。十行本無之親二字。

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。十行本作其女子爲。案是剜改故二字居三格。

二室。十行本貳室。

女子子之夫。十行本女子之夫。案亦剜改。

父之父母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嬀之父母。南昌本誤。

爾雅卷中。雪牕本吳本有。南昌本有卷上。而無中下。非也。既分十卷。則并卷上不應有。十行本作兩卷。但分上下。是也。

釋宮第五。　釋器第六。　釋樂第七。　釋天第八。　釋地第九。　釋丘第十。　釋山第十一。　釋水第十二。雪牕本吳本有。

釋宮第五。

辰倚。雪牕本辰音倚。案南昌本失。○隔別誤并入郭注其內。謂之家句下。

亦亦隱閘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宴。亦南昌本誤。案下宦夷宴要四字。亦音釋誤連注。

又曰楮。雪牕本吳本作楮。盧刻同。

今呼之簍廚。十行本簍廚。

羣臣之側位也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列位。

甓滿覓切。雪牕本蒲覓反盧刻同。

四達謂之達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四達謂之衢。南昌本誤。

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。因以名云。大路謂之奔下注。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有。南昌本闕。

以爲步渡約也。十行本作步橋。

歲十月。十行本歲十一月。疏辨十月。

但有大室。十行本但有太室。

釋器第六。

缶方九反。雪牕本有。盧刻同。